

Nalan Yipai



纳兰 派

Nalan Yipai

徐晋如 主编



现代出版社

風氣已化，成道情。穠學、矜重，拈香一拜，記前生。

纳兰一派

卷之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兰一派 / 徐晋如编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2.1
ISBN 7-80028-721-1

I . 纳… II . ①徐… III . 纳兰性德(1654~1685)– 生平事迹
②词(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2001)第 089266 号

纳兰一派

Nalan Yipai

责任编辑：张立宪

装帧设计：艾 莉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固安华明印刷厂

开 本：850x1168 1/32 5、15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0.5 印张

印 数：00001~10000 册

书 号：ISBN 7-80028-721-1/I · 153

定 价：20.00 元

序

长期以来，我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状况有一个偏见。经受了那么多年先锋的、前卫的文艺的影响，我以为现代人已经丧失了对于古典精神的审美感受，只能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寻找一星半点浅薄的幸福。这种观念当然不免偏颇，但我总也没有找到例证来反驳它，直到知道京城有群纳兰迷，直到重新阅读纳兰容若，这个被称为清初第一词家的相国公子。

我想不到在一个喧嚣、浮躁的社会里，会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在守望着纯净的人生，在坚持着一种似乎不合时宜的精神。对于他们来说，纳兰容若已经不是词论家眼中的“以自然之眼观物”的满族词人，不是那个淄尘京国的贵公子，而是心底的一种理想，是他们对于生命最本真情怀的深切关怀。

由于受中国诗学主流传统的影响，缺乏历史感的作品总让我觉得落入下乘，所以我开始时并不十分欣赏纳兰。但是，在经历了一场铺天盖地而来的痛苦之后，我忽然发现，纳兰的确代表了一种幸福。

还在九十年代前期的时候，王葳女士就这样描述她对纳

兰容若的感情：“没有人比他更重要。他像是天上的月亮，我用我一生仰望他的清辉，心里感谢上苍，让这世界上有他又有我。”将近十年过去了，光是京城的“纳兰迷”就已达五、六千人，愈是走近他们，我愈是发现，人心其实都很相似。就这样，在帮《博览群书》的朋友组稿作了个纳兰专题以后，我决定编辑一本关于纳兰的书。于是，我就给更多的朋友们约稿，希望他们也贡献一点文字，这其中，就包括远在南宁的李孔铸。孔铸刚刚经历了情感的磨难，他以为自己将在南宁守候一种美丽的惆怅，直到永远。接到我的电话，他说：“我答应你写这篇文章。我想通过写作，重新寻回清华园的精神。”听到这话，我忽然想起有一年的春天，我和他走在荷塘边，荒岛的梨花已经胜雪，而柳丝也摇曳着令人心悸的绿。我兴奋地说：“春天来了！”孔铸却意味深长地说：“春天来了，但是并没有带来希望。”我恍然发现，人生最大的悲哀，并不在绝望，而在于明知无可奈何却仍然报以微茫的希望。其实我们都知道，无论怎样努力地去寻找，我们都寻不回那少年的激昂与真率，寻不回那美丽的喜悦与忧伤，因为我们的心都已饱历沧桑。

2001年9月3日，我开始编辑《纳兰一派》，9月21日，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深刻的痛。那天我走在飞尘扑面的西三环，心中忽然泛起纳兰的“一生一代一双人”、“桃花羞作无情死”，沉吟之际，不觉泪流满面。

毕淑敏说：“人心都是倾向古典的。”对于人类柔弱的心灵来说，亲近纳兰，是一种必要的精神。

徐晋如

2001年10月24日

目录

感受纳兰性德

我们依然在寻找	李雷	2
我有迷魂招不得	容若	18
小晏和纳兰	鸣鸿	22
终古闲情归落照	徐于斌	26
醒莫更多情	燕垒生	31
小布尔乔亚们的纳兰	徐晋如	35
啊，纳兰	陈国军	40
失去的诗心	达之	44

情为兰迷

销魂绝代佳公子	王葳	52
京城有群“纳兰迷”	林晓京	56
纳兰，又见纳兰	子风	61

寂静的夜晚写下我内心的声音	俯仰自得	65
找寻纳兰	Third	70
终究是偏爱纳兰	天水丫头	74
遥寄纳兰公子	海滨猫	77
心香一瓣祭纳兰	刘洁	82

何物纳兰

槛内畸零人	余杰	86
自是天上痴情种，不作人间富贵花	辰月	89
歪批本纳兰评传	徐国栋	102
饮水词人纳兰性德	李君卿	111
宜家纳兰	聂磊	119
梁羽生笔下的纳兰性德	徐晋如	124
纳兰只是一个单纯的孩子	Qwbubble	130
可怜侧帽楼中客，不在薰炉烟外听		
——关于《饮水词笺校》出版的访谈	徐晋如	133

如水的词人

纳兰：为词生，为词死	李孔铸	142
满砌落花红冷		
——纳兰爱情词中的悲剧意识探源	董银红	151
一片幽情冷处浓	周小平	162
纯任性灵，纤尘不染	张永浩	166
对两篇纳兰词评论的评论	小山	173
月·冰雪·热		
——说说纳兰的一首词	小山	184

在传奇的影里

此情待共谁人晓	李君卿	192
前世因缘	夜泓	210
红绡：无法讲完的故事	张永浩	222
亲爱的，下雪了	古之多情人	231
昨夜幽梦忽还乡	纳兰小令	237
金缕曲	凤凰花下	243

写在纳兰边上

大雨的夜里 水蓝色眼泪	阿离	284
少女日记	渣渣	302
情人节的网络情	怡楠	307
我在网上重婚	E-GIRL	310
听歌	侯小强	318
月如环玦	茵茵	321
如何做一个高等小资	马语者	324
后记	李君卿	328

感受纳兰性德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

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纳兰容若·《采桑子》

我们依然在寻找

李雷

九月，一位几年不见的友人从远方归来，相约一游征询我去哪儿时，竟脱口说出：去看看纳兰吧。又一次站在那早就消失的纳兰墓地时，已经是距上一次六七年的时光了，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久违了，纳兰性德。

我曾经如此执著地寻找过他

1995年写完《纳兰性德评传》后，整整两年没有动笔，太累了，犹如得了一场大病。接下去的几年没有再读纳兰的作品，不再主动寻找关于他的文字，不是为了忘却，而是把一切藏入记忆的深处。可现在，纳兰竟是这么真实地又一次

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一切缘于十年前的一篇文章。那时参加了朋友们合著的一本书《伟人的困惑》，我写的是纳兰，篇题为“浸染于古国的忧郁”。书于1993年在台湾知书房再版后，出版社约我写一本纳兰性德的传记。

待签完合同，才明白自己太不知深浅。难道仅凭热爱，就能够走入那样一个异常鲜活、华美、丰盈的生命吗？难道仅凭熟读他的词，就能破解那个纷繁复杂、谜一样的人生吗？以自身的学识、阅历能把握住那样一颗忧郁深刻的灵魂，还有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吗？等动起笔来，才更体会到当时可以知道的纳兰的一切是这样少，而围绕他所发生的一切又是那样多……

好在，三百多年前的纳兰性德就生活在北京！于是一切就从寻找纳兰留下的蛛丝马迹开始了。

在《纳兰性德评传》的代序中我写道：

午后，入夏以来的第一场暴雨，伴着天边几声滚雷突然倾泻而下。不一会儿，眼前就是一片白雾，地上像是锅里煮沸了的水，冒着白泡。我吃力地撑着伞，沿北京什刹海北岸那条让雨水浇得湿漉漉的小径缓缓而行。然后，迈进路北一扇高墙环护着的朱红色大门。

大雨滂沱中，这座古色古香的园林式庭院静寂悄然。绿草铺地，花木扶疏。环抱粗的知春柳、苍老的国槐，乔松古桧，悬罗紫藤……而在蓊蓊葱葱、深翳森蔚之中，朱红色的亭台楼阁、曲廊轩榭时掩时映。一池碧水环园而流，急密的雨丝打在水面，发出有节奏的、好听的音响。

一切都独具匠心，一切又自然无痕。一切被大雨冲刷得鲜亮如新，而一切又在水气雾气织就的薄纱里扑朔迷离。

这是座不同寻常的古园。岁月的沧桑更使它蒙上一层庄

严神密之感。说不清它已换了几代主人，但从园子的规模，你便能想象出这些主人的名字一定足以使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肃然而立。如今，它已开放为一座故居纪念馆。

没有别的游人。我在水雾氤氲中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它们。

那是两株平常极了的老树，更准确的说，是两株衰老的灌木。三百年的风风雨雨，它已不堪重负，黢黑斑驳的树干弯曲地几乎与地面平行，就像一个被艰辛压弯了腰的老者。枝叉已经稀疏了，只是那叶子在雨打风吹中依然碧绿。

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两株夜合花吗？站在雨地里，我痴痴地望着那树，想透过厚密的雨帘发现什么，可是除了风雨是轻轻摇曳的枝叶外，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那些花该开了呵！”我失望了。

“莫不是它们太老了，不再开花？”这个念头一闪，不禁有些黯然。

还是不甘心地找到园艺师，他告诉我，花仍然每年都开，只是今年的在不久前开过了。

“但这怎么可能呢？那首咏叹夜合花的诗，明明是那年的今天写下的嘛。”我又久久地徘徊在那树下，想找到答案。

“准是过了几百年，地球变暖，花期提前了。”我为自己突发奇想，笑了。失落中多少有些安慰。

我是等了好久，专等到这一天才来的，来凭吊一个人，一位年轻的诗人。三百多年前的今天，也是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也是在这所园子里，就在这两株灌木前，他与友人聚宴酬唱，写下生命中最后一首诗《夜合花》，便一病不起，七天后告别了人间。

他仅活了三十岁，不，还不满三十岁，刚刚而立之年。恰似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华光异彩，却倏忽即逝，然

而那生命的璀璨美丽，那诗章词篇的忧伤而挚情，却永久地留下了，让他身后的人为之哭，为之歌。

又一道闪电，接着一个炸雷。雨，更狂烈的从天而降，像是在哭泣那颗睿智又忧郁的灵魂。夜合花在风雨中沙沙作响，像是在低诉那个凄美动人的，关于一个生命的故事。

上面的文字记述了1993年6月24日我在当年纳兰家的西花园、今日的宋庆龄故居中的感受。那段日子，常常流连在北京什刹后海的湖畔、银锭桥、龙华寺（纳兰家庙，现已成为幼儿园）、广化寺、故宫、景山、北海这些纳兰曾生活与出入的地方，就连警戒禁严的国家卫生部（原明珠府）也想办法进去了一次。当然去得最多的还是图书馆。也不知多少次进进出出成贤街原国子监的老首都图书馆、雍和宫边的柏灵寺（首图古籍室）、北海旁的老北图了。从《清史稿》到《清稗类钞》，从《康熙起居注》到清代文人笔记论丛，凡是能找到的史料都尽力去找。至今还记得在老北图那座白天也要开着台灯的、幽暗的、古色古色香的古籍阅览室，从那里收藏的辽海丛书第九集《雪履寻碑录》中找到纳兰儿子富格的神道碑文时，兴奋中竟有种“青灯古卷催人老”的滋味；一次游览五塔寺北京碑林，偶然发现了纳兰夫人卢氏、弟弟揆叙、揆芳及夫人的墓志铭时，真是欣喜若狂，接着便是几个下午站在草丛里冒着被工作人员发现的危险，偷偷抄录碑文，全然不顾腿上被蚊子叮起一个个大包；还有一遍又一遍地寻访纳兰墓地……如许往事今天依然历历在目。实地考查、寻找阅读史料，纳兰性德的生命历程在脑海中一天天清晰起来。可是那颗心呢？

人物传就是人心传，要捕捉纳兰那颗“心”的历程，又谈何容易！这位年轻的满族诗人一生充满了戏剧性。许多在别人看来非常矛盾、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和谐地交融在他

的生命中：生为满族人却痴迷汉文化；作为权相之子、康熙帝的一等侍卫，身处喧红闹紫、高门广厦，心却游离于繁华热闹之外；地道的满族八旗子弟，结交的却都是大他十几甚至几十岁的汉族落拓文人；走在仕途却一生为情所累；生活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的他却过得并不快乐，何止是不快乐，翻开他的《饮水词》满篇的“眼泪”、“惆怅”、“伤心”、“断肠”……；刚刚而立之年、风华正茂之时，却因一场寒疾而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他那“初恋之谜”，引起众评家争论的“西域之行”之谜，汉家才女沈宛之谜等等。写纳兰传，无疑是在破解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

一个“情”字贯穿着他的生命始终

如果让我用最少的话概括纳兰，我想说：人生一世，“情”之一字。纳兰性德一生至情至性。殊不知自古多情则命途多舛，因为多情，纳兰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他自己有枚闲章也承认“自伤多情”。

古往今来，爱情是人类精神中最深沉的冲动。纳兰性德是一颗天生多情的种子，这种子虽然生长在膏腴富贵之地，承受着香风腻雨的浸染和红尘绿酒的诱惑，但他禀赋着先天优良的美质，如饥似渴般地吮吸着汉文化中最精华的养料、最丰润的甘霖，这颗优秀的种子必然会结出最美的爱情之花。纳兰性德的生命质量在爱情这件事情上得到最充分的展示，而爱情必然又会使他的生命升腾起一轮美奂无比的光彩，可这爱情又都注定是悲剧的结局。他的生命中有过几位重要的女子，无论是那位初恋情人，还是妻子卢氏，亦或侧室沈宛，纳兰都倾注了一腔真性情。至今，我也没弄清楚纳

兰最初所恋的女子究竟是表妹还是类似“晴雯”、“袭人”一样的丫环，但我敢说纳兰的生命历程中肯定有过腰折的初恋：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莞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

这首《画堂春》与他大多数爱情词的凄婉缠绵、带着委曲、缺憾、感伤的喃喃细语是那么不同。它是急促管弦，是呼天抢地，是直露的宣泄，是真率的表白。如果没有痛彻肌肤的体验，没有恨入骨髓的丧失，没有刻骨铭心的祈愿，就无法有这首词；接着，美满婚姻又因卢氏难产而丧失：

尘满疏帘素带飘，真成暗渡可怜宵。几回偷拭青衫泪，忽傍犀奁见翠翘。

惟有恨，转无聊，五更依旧落花潮。衰杨叶尽丝难尽，冷雨西风打画桥。

这首《於中好》写于十月初四，亡妻生日前夜。在众多悼亡词中，这首词调子尤为低落惨淡。纳兰性德此刻已英雄气短，惟有儿女情长。他失去的是一生的红颜知己，一世的所爱，这是永远的丧失，他不会再有幸福。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他，已流露出对人生的厌倦；后来，与慧心人沈宛也因满汉不能通婚而落得凄楚的结局：“昏鸦尽，小立恨因谁。飞雪乍翻香阁絮，春风吹破胆瓶梅，心字已成灰。”（《梦江南》）

纳兰性德长久地站在沈宛已经离去的小院里，痴痴地望着那篱角寒梅，冷月疏桐；感领着飞雪飘花，冰霜点地的凄冷。他与沈宛短暂的相聚就似一场美梦，美梦消失了，纳兰性德只有愤恨。可究竟该恨谁？自己的软弱？可恨的身世？丑陋的现实？无法抵抗的命运？………他说不清，只有茫然地站在雪地里，任飘飞的雪花把自己身上蒙了厚

厚的一层，心似灰一般冷……纳兰性德这颗多情的种子注定要为爱情受苦。他那一首首低回哀婉的爱情词章和那一篇篇凄美绝伦的悼亡之作，恰如杜鹃啼血，令人不忍卒读，它们仿佛是一个个美丽的花圈，祭奠与凭吊着那永逝的爱情还有理想、青春和生命。它们亦向人们昭示着纳兰心灵的高贵。

友情在纳兰性德的生命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翻开他的交游录会看到一串熟悉的名字：顾贞观、陈维崧、朱彝尊、严绳孙、梁佩兰、姜宸英、吴兆宜……多么鲜明而又有趣的反差：一边是锦衣绣冠、俊逸飘洒的满族贵公子，另一边是徒有才华、落拓潦倒、贫老病穷的汉族文人。而纳兰性德，这位迷恋汉文化、醉心于长短句并禀赋着天才灵异的满族年轻诗人，于词清新自然、至情至性，为人“视道谊甚真”、“视朋友为肺腑”，他用真诚以文会友、与朋友肝胆相照。他竭尽全力跨越过那些横亘在他与友人间的年龄、民族、阶级、地位等等有形与无形的樊篱，就像一块磁石般把朋友们紧紧吸引到他的渌水亭畔。

这么一来，那凤城深处的渌水亭便注定要扮演一个有趣的角色，十七世纪中叶中国文坛上动人的一段佳话，缘此而生。这些当时词坛上的顶尖人物相聚这里，烈酒与浓情共溶，温馨与和谐相伴，鲜明的个性与集体的意识交织，没有门户之见，没有词派相争，没有功利色彩，没有心的悬隔，走到这里便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雅集联句，诗词唱和，推诚论文，切磋词艺，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联系他们的最强的纽带就是对词的共同热爱。

如果说清词的巨大成就使其成为中国词学史上的第二次高峰，那么从质量上看主要指康熙初年，而聚于渌水亭畔的优秀词人群体无疑大大推动了词的中兴与发展。他们

深入探讨，广泛交流，大大减少了以往由于地域限制各词派眼界较窄，由此形成的风格上的单一与偏颇。互相学习又大大丰富和提高了自身的艺术成就，而更有益词这一文学样式整体水平的提高，渌水亭畔的风云际会无疑促进了当时诗词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而纳兰性德十九岁时首倡并捐资钞刻宋元以来各种儒家典籍，并在师友的帮助参与下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一百四十四种、一千九百九十二卷之多的《通志堂经解集注》，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功不可没。同时，他受挚友顾贞观之托，营救因顺治十四年江南科场案牵连而流放到东北宁古塔的汉族文人吴兆骞一事更是传为一时的佳话……渌水亭畔那震碎屋瓦般的笑声是短暂的，纳兰性德更多的是承受着与友人聚散离合的痛苦，而随着他的飘然逝去，友人们也风流云散，只剩下那些令人回肠荡气的长短句供后人慨叹而已。

良缘益友，人生两大美境，纳兰性德都曾拥有，多情的他视爱情与友谊贵重如性命。他还孝敬父母、友爱幼弟。爱情、友情、亲情，总之，一个“情”字贯穿着他的生命始终。

他选择了高贵的痛苦

但是如果仅仅一个“情”字，纳兰的一生倒也简单，可事实上，探寻纳兰性德的心路历程，会发现他的精神世界存在着巨大的悖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和一个性灵的人之间，他的灵魂中有着强烈的反差。

作为社会之人纳兰性德是完美的：他是深受康熙帝赏识的忠臣；他是备受父母喜爱的孝子；他是深情的丈夫、慈祥的父亲、一个侠肝义胆的朋友……总之，忠、孝、礼、义——儒家的最高伦理道德标准，纳兰性德当之无愧。而这些又